

湖南文艺出版社

悲剧的出生

郁达夫名著系列



郁达夫名著系列

主编：陈漱渝、万草禺、王平

悲剧
出生

〔湘〕新登字 002 号

悲剧的出生

郁达夫 著

责任编辑：路 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00,000 印数：1—10,000

ISBN 7—5404—1484—7

I·1176 定价：12.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目 录

传记文学	(1)
什么是传记文学?	(3)
所谓自传也者 (自叙)	(7)
悲剧的出生 (自传之一)	(9)
我的梦, 我的青春! (自传之二)	(15)
书塾与学堂 (自传之三)	(20)
水样的春愁 (自传之四)	(25)
远一程, 再远一程! (自传之五)	(31)
孤独者 (自传之六)	(36)
大风圈外 (自传之七)	(41)
海上 (自传之八)	(47)
雪夜 (自传之一章)	(52)
艺术家的午睡	(57)
对话	(59)
说几句话	(63)
牢骚五种	(66)
广州事情	(72)

在方向转换的途中	(78)
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	(81)
谁是我们的同伴者?	(86)
《白华》的出现	(90)
中学生向那里走	
——中学生的出路问题	(92)
学生运动在中国	(96)
悼罗佩脱·孝脱义士	(101)
“天凉好个秋”	(103)
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	(106)
说食色与欲	(110)
山海关	(112)
炉边独语	(114)
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	(117)
非法与非非法	(119)
一文一武的教训	(121)
谣言预言之类的诞生	(123)
谈健忘	(125)
说木铎少年	(127)
说春游	(129)
声东击西	(131)
说冒骗	(133)
自力与他力	(135)
著书与教书	(137)
清谈的由来	(139)
有目的的日记	(140)
睡病颂	(142)

暴力与倾向·····	(143)
错误的悲剧·····	(145)
中国人的出路·····	(147)
谈结婚·····	(151)
元日感想·····	(153)
说“沉默”·····	(154)
说谎的衰落·····	(156)
武士道的活用·····	(158)
说肥瘦长短之类·····	(160)
东南地狱·····	(162)
苍蝇脚上的毫毛·····	(165)
残年急景·····	(168)
毫毛三根·····	(173)
清贫慰语·····	(176)
中国是一个灾国·····	(179)
新生活与现代生活·····	(181)
高楼小说·····	(185)
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在青年学术研究会演讲·····	(200)
就家字来说·····	(204)
看闽剧·····	(206)
预言与历史·····	(209)
西方的猴子·····	(211)
国与家·····	(213)
岁朝新语·····	(215)
估敌·····	(218)
读《毛拉在中国》·····	(223)

杂谈近事.....	(227)
日本的赌博.....	(229)
空袭闲谈.....	(230)
谈轰炸.....	(234)
敌我之间.....	(237)
九一记者节.....	(243)
在吉隆坡公演《原野》揭幕式上的致词.....	(245)
战时的忧郁症.....	(248)
利用年假.....	(250)
文人的待遇.....	(252)
等春季过后.....	(255)
废历新年.....	(256)
为己与为人.....	(258)
“文人”.....	(260)
今天是九一八.....	(263)

传记文学

中国的传记文学，自太史公以来，直到现在，盛行着的，总还是列传式的那一套老花样。若论变体，则子孙为祖宗饰门面的墓志、哀启、行述之类，所谓谀墓之文，或者庶乎近之。可是这些，也总是千篇一律，人人死后，一例都是智仁皆备的完人，从没有看见过一篇活生生地能把人的弱点短处都刻画出来的传神文字。不过水浒也名曰传，文艺批评家视为一百零八人的合传，阿Q也有正传，新文学流行了十几年的中间，只有阿Q最为人所知道。若把这一类文学，都当作传记来看，则孙悟空的西游，董小宛的忆语，也都是传记了，我所说的传记文学，范围决没有这样的广阔。

那么，中国所缺少的传记文学，是那一种东西呢？正因为中国缺少了这些，所以连一个例都寻找不出来。若从外国文学里来找材料，则千古不朽的传记作品，实在是很多很多。时代稍旧一点体例略近于史记而内容却全然不同的，有泊鲁泰克 Plutarch 的《希腊罗马伟人列传》。时代较近，把一人一世的言行思想，性格风度，及其周围环境，描写得极微尽致的，有英国鲍思威儿 Boswell 的《约翰生传》。以飘逸的笔致，清新的文体，旁敲侧击，

来把一个人的一生，极有趣味地叙写出来的，有英国 Lytton Strachey 的《维多利亚女皇传》，法国 Maurois 的《雪莱传》，《皮贡司非而特公传》。此外若德国的爱米儿·露特唯希，若意大利的乔泛尼·巴披尼等等所作的生龙活虎似的传记，举起来真举不胜举。

正唯其是中国缺少了这一种文学的传记作家，所以近来市场上只行了些自唱自吹的自传与带袭带抄的评传之类；但从一代伟人象孙中山那样的巨子，还在登报悬赏征求传记的一点看来，则中国传记文学的衰落，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四日《申报·自由谈》

什么是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本来是历史文学之一枝，中国自太史公（司马子长生于汉景帝时，当在西历纪元前一五四年前后）作《史记》后，才有列传的一体。释文传，传世也；记载事迹，以传于世。所以中国的传记文学要求其始祖，只能推司马迁氏为之嚆矢。其后沿这系统一直下来，经过了二千余年，中国的传记，非但没有新样的出现，并且还范围日狭，终于变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

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象。

统观西洋的传记文学，约有他人所作之传记，和自己所作的自传，以及关于自己或他人的回忆记之类的三种。传记是一人的

一生大事记，自传是己身的经验尤其是本人内心的起伏变革的记录，回忆记却只是一时一事或一特殊方面的片断回忆而已。

西洋古代的传记，当以 Xenophon 的《梭格拉底回忆记》(Memoirs of Socrates) 为第一部，其次则纪元一世纪中的泊罗泰克 (Plutarch) 之《希腊罗马四十六伟人比较传》为集大成之著作。其后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始有传记文学的再兴。自传则开始于罗马皇帝 Augustus，其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骚的 Confessions，歌德的《虚构与现实》以及近代托尔斯泰的《忏悔》，都是代表的作品。至于回忆记之类，则自古迄今，多得记不胜记，因为系片断的短篇，做做容易，所以作者也多了。

英国的传记文学，起始于 William Roper (1496—1578) 的《摩亚 (Sir Thomas More) 传》与 George Cavendish (1500—61?) 的《渥儿塞主教 (Cardinal Wolsey) 传》的两书；直至爱札克·渥儿东 (Izaak Walton 1593—1683) 于一六七八年以后，完成了他的五个人的传记集以来，英国的传记文学，又换了新局面了。

十八世纪末叶，Mason 写一部《格来集传》(Life and Letters of Gray)，于是近代式的英国传记文学就萌芽了；其后鲍司蕙儿 (Boswell) 的《约翰生传》(一七九一) 与洛克哈脱 (Lockhart) 的《司考脱传》(一八三七—三八)，便是沿这一系而进，写得神采焕发，启后空前的两部传记文学里的结晶。两三百世纪之前，当然在西班牙也有了 Fernnando Pérez de Guzman (1378—1460) 的《历代传神记》。在意大利也有了 Giorgio Vasari (1512—74) 的《艺术家列传》，但规模的简略，语意的深长，却与这两部近代的作品，大约有点不同的地方。

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作品，要点并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如科学之类；也不在示人以好例恶例，而成为道德的教条。近人的了解此意，而使传记文学更发展得活泼，带起历史传奇小说的

色彩来的，有英国去世不久的 Giles Lytton Strachey，法国 André Maurois 和德国 Emil Ludwig 的三人。斯屈拉基的《维多利亚名人传记》（一九一八），虽多少系沿袭鲍司伟儿之作风的书，但他的白描个人排斥向来的谀墓式的笼统写法，实是独创的风格；经他那么一写，Dr. Arnold，戈登将军，奈丁盖儿女史以及曼宁主教等四位人物，就活现在我们的面前了。至于一九二一年的《维多利亚女皇传》，则尤其刻划入微，完全脱去了一般把这女皇神圣化的塑像的印象，使我们见到了一位并不异于常人而有血肉的英明的英国女主。

斯屈拉基的写法，下笔时或者还仍免不了有传记作者的一种存心，至于安特来·莫洛亚的 Ariel（一九二三）却完全把 Shelley 一生的史实小说化了而且又化到了恰到好处。其后的莫洛亚的作品，若一九二七年的 Disraeli 等，虽仍在跟了他的初旨前进，务使史实与读者的趣味联系在一道，可是因与他所写的人物性格有关，终不能及他第一部杰作《雪莱传记》的有趣。

爱弥尔·罗布味希的专喜以伟大的题目来写精细的文字，也是一种新的传记文学的创造；但外界起伏的事情太复杂，因而场面的变换也大刀阔斧，迅速异常；若依春秋的笔法来断，则这一位聪明的传记作者，还是有点电影式的趣味性的，终不免为一位懂得近代人心理的 Journalist，我们且看他所选择的对象，如拿破仑、俾斯马、斯马克、斯大林之类，就可以知道了。

此外还有在一限定期中的片段的记载，并非传述一人一生的好书，如英国 Sir Edmund Gosse 的《父与子》（一九〇七），Harold Nicolson 的《贝郎的最后之旅行》（一九二四），以及美国 Horace Traubel 的《与霍衣脱曼在康姆屯》（一九〇六及以后）之类，又是传记文学的另一好例，有点近于回忆记了。

南欧的传记文学作者 Giovanni Papini（一八八一年生于弗罗

伦斯)于一九二一年写了《基督传》后，更有好几种传记续行于世，但近来似已转入了历史小说的创作，所以在这里只提起一下他的名字。

一九三五年五月

原载一九三五年七月生活书店初版《文学百题》

所谓自传也者

——自叙

自传的样式，实在多不过。上自奥古斯丁的主吓上帝呀的叫唤祈祷，以至“实际与虚构”的诗人的生涯，与夫卢骚的那半狂式的己身丑恶的暴露等等，越变越奇，越来越有趣味；这原因，大约是为了作者生活思想的丰富，故而随便写来，都成妙语。象我这样的一个不要之人，无能之辈，即使翻尽了千百部古人的自传，抄满了许许多多他人的言行，也决没有一部可以使人满足的自传，写得出来的。况且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说象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行新生活以图自强。照此说来，则东北四省的沦亡，贪官污吏的辈出，天灾人祸的交来，似乎都是区区的几篇无聊的小说之所致。这种论调的心理，虽然有齐格门特，弗洛伊特在那里分析，但我的作品的应该抹杀，应该封禁，或许也是当这实行新生活，复兴民族的国难时期中所必急的先务。

因此，近年来，决意不想写小说了；只怕一捏起笔来，就要写出下流，恶劣的事迹，而揭破许多闺阁小姊，学者夫人們的粉脸。况且，年龄也将近四十了，理想，空想，幻想，一切皆无；在世上活了四十年，看了四十年的结果，只觉得人生也不过这么一

回事；富贵荣华，名誉美貌，衣饰犬马，学问文章等等，也不过这么一回事。姊姊妹妹，花呀月呀，原觉得肉麻；世界社会，人类同胞等等，又何尝不是耶稣三等传教师的口吻？若是要写的话，我只想写些养鸡养羊秘诀，或钓鱼做菜新法之类的书，以利同胞而收版税。可是对于这些的专门学问与实际经验，却比上大学讲堂去胡说两个钟头，还要猫虎不得，自省的结果，自然也不敢轻易去操觚。可是，生在这世上，身外的万事，原都可以简去，但身内的一个胃，却怎么也简略不得。要吃饭，在我，就只好写写，此外的技能是没有的。于是乎，在去年今年的两年之间，只写下了些毫无系统，不干人事的游记。但据那位女作家说，似乎我写游记，也是一罪，事到如今，只好连游记都不写了。

恰巧有一家书铺，自从去年春天说起，说到现在，要我写一部自传。我的写不出有声有色的自传来的话，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明知其写不好（我到现在为止，绝没有写过一篇“我生于何日何时何地”等的自传，但我也不大用过他人的事情来做我写作的材料）而硬要来写者，原因却有两种：（一）四十岁前后，似乎是人生的一个小段落；你若不信，我就可以举出两位同时代者来做榜样，胡适之氏有四十自述的传，林语堂氏有四十自叙的诗。（二）书店给我的定洋已化去了，若写不出来就非追还不可。

虽然专写自己的事情，由那位女作家看来，似乎也是一罪，但判决还没有被执行以先，自己的生活，总还得由自己来维持，天高地厚，倒也顾不了许多。

自传本来是用不着冠以一篇自叙的，可是，为使象一册书的样子，为增加一点字数之故，我在这里又只好犯下了这宗旷古未有的大罪；是为叙。

一九三四年十月

原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十六期

悲剧的出生

——自传之一

“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时”，这是因为近年来时运不佳，东奔西走，往往断炊，室人于绝望之余，替我去批来的命单上的八字。开口就说年庚，倘被精神异状的有些女作家看见，难免得又是一顿痛骂，说：“你这丑小子，你也想学起张君瑞来了么？下流，下流！”但我的目的呢，倒并不是在求爱，不过想大书特书地说一声，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晚，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出生了。

光绪的二十二年（西历一八九六）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

生到了末子，大约母体总也已经是亏损到了不堪再育了，乳汁的稀薄，原是当然的事情。而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的家里，雇乳母可真不是一件细事。

四十年前的中国国民经济，比到现在，虽然也并不见得凋敝，但当时的物质享乐，却大家都在压制，压制得比英国清教徒治世的革命时代还要严刻。所以在一家小县城里的中产之家，非但雇乳母是一件不可容许的罪恶，就是一切家事的操作，也要主妇上场，亲自去做的。象这样的一位奶水不足的母亲，而又喂乳不能按时，杂食不加限制，养出来的小孩，哪里能够强健？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

几日西北风一刮，天上的鳞云，都被吹扫到东海里去了。太阳虽则消失了几分热力，但一碧的长天，却开大了笑口。富春江两岸的乌桕树，槭树，枫树，振脱了许多病叶，显出了更疏匀更红艳的秋社后的浓妆；稻田割起了之后的那一种和平的气象，那一种洁净沉寂，欢欣干燥的农村气象，就是立在县城这面的江上，远远望去，也感觉得出来。那一条流绕在县城东南的大江哩，虽因无潮而杀了水势，比起春夏时候的水量来，要浅到丈把高的高度，但水色却澄清了，澄清得可以照见浮在水面上的鸭嘴的斑纹。从上江开下来的运货船只，这时候特别的多，风帆也格外的饱；狭长的白点，水面上一条，水底下一条，似飞云也似白象，以青红的山，深蓝的天和水做了背景，悠闲地无声地在江面上滑走。水